

## 2

有食物嗎？請給我食物！其餘的都別說

### 田中櫻代

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  
人在這世上沒有敵人，如果有的話，那就是你自己心中的恐懼與不安。

「  
—— 九四六年那個炎熱的夏天，懷著兩個多月身孕的櫻代小姐靠著窗向外伸著手，像一個乞討者，朝來到德島偏遠山區看我們的田中家族的人伸手。」管家朋子奶奶拭著淚這麼說。

我至今依然無法相信，那高貴又高傲、總是自以為是的田中櫻代曾經這般狼狽不堪過。但我永遠記得管家朋子奶奶轉述她生前說過的話：「在那貧窮紛亂的年代，能活下來是人生最大的福氣！」

\*\*\*

田中櫻代（原名田中櫻子），我的日本奶奶。我總是叫她壞婆婆，因為她真的對我太嚴格了。聽說她嫁給了山口家，所以引揚遣返時名字應該是「山口櫻子」。

我一直在吉野尋常高等小學校名冊裡尋找她的名字，卻一無所獲，後來才知道她被送到花蓮港廳的尋常高等小學校就讀。我也去花蓮女中找過她的名字，依然無所得，輾轉才知道她被送至臺北母舅家，當時就讀的是「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北一女的前身），那時在該校就讀的學生必須絕頂優秀且家世顯赫，還要通過競試篩選才能入學。怪不得我老在花蓮尋獲不到她的蹤跡，原來她的母親在五歲時因為黑水病過世了；父親在花蓮經商，工作繁重實在難以照料她，再加上當時的臺北州被譽為是「臺灣的東京」，因此便寄宿在母舅家，十三歲進入「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並且成為游泳校隊。當時「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的學生必須征服玉山，攻頂才能拿到畢業證書，我想那時的她一定是個文武雙全的奇女子，要不怎會吸引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醫官先生呢？直到她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七日去世之後，我才知道為什麼每年三、四月她都會回來花蓮。

\*\*\*

時序回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當時懷有兩個月身孕的田中櫻代與管家竹下健志、竹下朋子三人從花蓮港被遣送回日本，然而櫻代的丈夫——山口先生並沒有隨她回日。

最讓我心疼的是，田中櫻代直到去世前一直都在尋找她失聯的先生。有人說這位山口先生是叛逃的日本醫生；也有人說他是當時「留用者」中的一員；更有人說田中櫻代後來曾見過他，最後一次是在土城，只是找到他時已另娶臺灣女子為妻，並且生了三個小孩，過著極為貧窮的日子；但又有人說田中櫻代根本沒有找到他，她的先生早在二二八事件中罹難了……。這諸多的「他們說」讓我一團混亂，我需要繼續找下去以釐清雜亂無章的思緒。

田中櫻代三人從日本鹿兒島上岸後，是怎麼回到德島？又怎麼輾轉到了青森？她從不提及那段苦難的日子。這位被稱為「狐狸的女」（在日本，「狐狸」是播財的聖物，被稱為「狐狸」，代表在這一領域的成就非凡），是位十分好面子的老婦人，她總是堅強地故作勇敢。記憶中我從沒看她哭過，她經常深嘆一口長息，隨後輕飲一口熱茶說：「眼淚不值錢，笑容才珍貴，把最珍貴的笑，盡情地展現表露出來吧！開心的笑是對老天爺最好的抗議。」她就是這樣，一個死愛面子的勇者。大家都說我們太像、太像了，不只是長相，連在畫作上的功夫亦是相似，但最相似的就屬這硬要和老天爺作對的牛脾氣了。

\*\*\*

二〇〇三年一月六日，管家朋子奶奶看著三人的照片，訴說關於田中櫻代奶奶那一段被遣返的日子。

「兩個月內所有吉野村民全數撤回！時間之急迫，根本來不及聯絡上在日本的家族。離開花蓮港的前日，我們全部被聚集在花蓮港的倉庫裡，大人、小孩、嬰兒；生病的、沒生病的全在這兒了。此起彼落的哭聲，重複著、重複著，就像是人間煉獄般……。有的人會被分配到哪艘船，沒有人知道；這船會航行幾日，也沒有人知道，所有人都以為只是暫時被遣送回日本，有一天還能再回來，因為這是所有灣生出生的地方啊！我們的家墳在這兒，我們辛苦建立的家、開發的村庄、還有我們的錢財，都只是暫時讓國民政府看管而已，我們一直是這麼認為的。」

一下了船，我們像是犯人、瘟疫般，沒有在碼頭多所停留，便整隊被帶走。但很諷刺的是，我們明明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但日本政府卻宣稱我們有傳染病，於是被帶至碼頭附近的偏遠山區隔離一段時日。之後好不容易一群人從鹿兒島顛簸回到了德島，但一回到所謂的家鄉，又像得了瘟疫般被原德島居民驅趕、再驅趕，最後無路可退，再退已是吉野川最下游，就是大海了，於是帶頭的土井伊三郎大叔，向德島縣長要求應許一塊

地，再怎麼貧瘠都好，只要能停下就好。

這是一塊蠻荒之地，沒有金錢補助，沒有任何規劃，我們只能在這裡重新徒手開始。只是才停下腳步，我們三人又被帶往警察局，說櫻代小姐的先生是叛逃者，還說小姐的父親並沒有死是躲起來了，更有人說她在德國深造的哥哥在二戰時流亡了，讓一個正值孕吐厲害的女人，甫踏上所謂父母的故鄉就被送進了牢房……。「朋子奶奶不斷深呼吸著說。

「她的家人呢？」我急忙問。

「櫻代小姐有個親哥哥，可是當時根本不知道親哥哥被送至何方，只知道是在遙遠的德國。小姐為了保住肚子裡的小孩，她連壞掉的食物都吃，吃了吐、吐了又吃，我看著她硬逼自己吃的模樣，好幾次阻止著要她別吃了，她卻總說著：『我要活下來，活下來是這個時代的人最大的福氣，我要跟我肚子裡的小孩一起當個有福氣的人！』我們從小在吉野村一起長大，她自小用的都是最好的，我永遠記得養尊處優的她像個乞討者將手伸出窗外，用著毫無情感的口吻說：『有食物嗎？請給我食物！其餘的都別說。』的模樣！」朋子奶奶擦了擦眼角的淚水繼續說。

「家族的人呢？」我問著朋子奶奶。

「他們來過，可是小姐用無情的口氣說：『我從未見過你們，我的家人只有和我一起

長大的健志君和朋子，若要帶就帶走三人；若是沒能力，就給我食物吧！」我想經過這幾個月下來，小姐的魂都被嚇掉了吧！在花蓮等待引揚的期間，光天化日之下，國民兵直接就進屋搶奪值錢的東西，不給便是挨揍，健志君幾乎天天都挨打；到了晚上換小偷進來偷東西，沒偷上東西也打人，越是有錢的人家，受的傷越多、心越痛。這時正是小姐挨著身孕的苦在辦理父親後事之際，身心日日處於恐慌之中，那段日子真不是人過的。好不容易終於要回家了，但所有帶回去的東西都必須申報，而申報的都是些不值錢的生活用品才行，小姐打算帶回外公從京都特別訂製送到花蓮的結婚和服，可是這和服實在昂貴，一度被扣留，為了帶回那和服，小姐甚至跪地央求監管員：「我什麼都不要，什麼都可以奉獻，只求讓我帶著這一件和服，這是我唯一回到德島能與外公相認的信物。」好不容易用三人身上所有的金錢去打了通關，和服也帶上了船，可是和服卻被偷了。船上許多人都幫忙尋找，經過二日搜尋，終於尋回，原來是被一位藝妓偷走。我忘不了當時小姐一手緊抱著尋獲的和服，一手用力敲打自己的胸口，癱坐在地仰天放聲哭喊著：『おとうさん（父親大人）、おかあさん（母親大人）』的景象。」話說至此，朋子奶奶再也無法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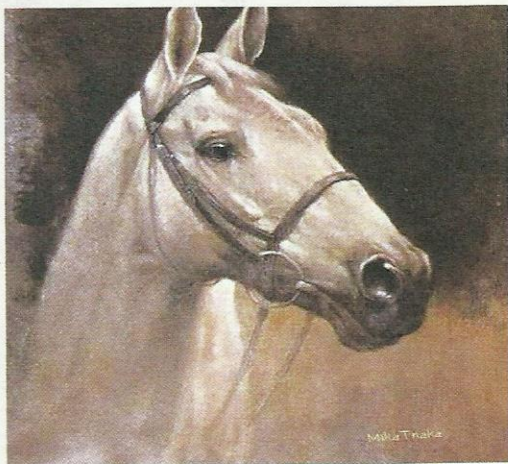
待休息喝了口茶，朋子奶奶摸著那件當年從花蓮帶回日本的和服說：「從那日之後我再也沒看過小姐哭，儘管多麼痛、多麼苦，她總只是深嘆一口長息，連唯一的女兒去世，



1950年代田中家到臺灣旅行，最左邊穿長洋裝的女孩為田中櫻代。  
（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 田中櫻代在臺灣十九歲時的模樣。  
（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 田中櫻代飼養的駿馬——清水，是為紀念那段在清水聚落的日子而命名。  
（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 回到日本後的田中櫻代。  
(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 田中櫻代在吉野村清水聚落的家，占地相當寬廣，共四百九十八坪，是當時唯一的二層樓。現址在吉安鄉福興路和吉安路三段交叉口。圖中人物左一為管家朋子奶奶。(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她也只說：『我沒時間傷心，要完成的事還好多，要走的路還好長……。』

\*\*\*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我找到了田中櫻代當時在吉野村清水聚落的家，現在已物換星移地成了一間便利商店。這下子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奶奶要為她所飼養的駿馬起了個完全不搭調的名字——「清水」了，原來她的心一直滿載著思念與牽掛，她思念故里「吉野村·清水」，她深盼能尋得父母親的身骨，她還牽掛著留在臺灣的丈夫究竟身在何處？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二日，我帶著廣島救濟院的片山奶奶回花蓮林田村，在飛機上她告訴我：「櫻代一定很高興，因為妳現在做的事就是她過去在做的，帶我們這些沒有能力回來尋根的灣生歸鄉尋找故里、尋找故人。而過去櫻代幫我們尋找家人的同時，她也在尋找她父母親的骨灰，尋找她沒回去的先生。」

原來我錯了，我老是跟她爭吵：「您老愛捐錢給花蓮或是臺灣任何一個角落，您為何不可憐一下我，也捐些善款給我這在北美洗碗的窮學生呢？」

田中櫻代拚命的要我畫好畫，常只因一隻鶴畫不好，她就罰我畫了上千隻的鶴；因為一株櫻花畫不好，便要我畫百株櫻花；若還是畫不好，那就再畫千株櫻花吧！她為我鋪

造了一個未來：大學美術系任教之路，可我卻偏執地走上她從未料想到的灣生之路。

很多人問我，就連灣生也在問，為什麼我要這麼固執，把所賺的金錢還有女人最美麗的十二年青春全放在這裡？除了骨子裡深藏著執著與固執，其實在尋找灣生的同時，我也在為田中櫻代尋找她父母親的骨灰；我更想找到她的先生，代替田中櫻代問問山口先生：「為什麼不去尋找她們母女？」我更想告訴這位山口爺爺：「知道嗎？田中櫻代一直都在尋找你，在她被送離臺灣之後的每一個日子裡……。」